

水清 岸绿 景美 流畅

——整治后的北仑小浞江沿岸成著名生态休闲区



■ 小浞江沿岸绿地已成当地居民游憩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龙 摄

初秋,船行在宁波北仑的小浞江上,微风拂面,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,两岸绿树葱茏,缓坡错落有致,蜿蜒前行的江面上不时有白鹭轻掠水面飞过。

古时的小浞江曾是条繁忙的海运航道,江上樯帆云集,两岸商贸互市。正如清朝诗人胡偕所写的《小浞雄潮》:“潮音时入耳,带水亦盈盈。夜月声初寂,晨光势早迎。巫山穿瀚海,沧浪接蓬瀛。不羨匡庐顶,莲花漏几更。”当年小浞江潮水之盛与江上船舶来往的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。

1964年,18岁的高青海开始了小浞江上的捕鱼人生。每天凌晨2点,他就从家出发,摇上舢板,赶两个小时的路到小浞江的下网点,一网下去常常能有几十斤的渔获。劳作一天后,晚上回去煮个毛蟹,咪点小酒,最是惬意不过了。然而到了1967年,一场百年罕见的大干旱让小浞江几乎断流,无鱼可捕。高青海所在的渔业大队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

南下江西引进珍珠蚌养殖。

没想到珍珠蚌一举成功,到70年代时珍珠更成为中东地区走俏的商品,“好的年景一斤珍珠可以卖上1万块钱。”高青海清晰地记得,1978年时他所在的渔业大队人均收入就达到了1万元,“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珍珠的高经济效益带来了大面积的养殖,小浞江上千亩水域几乎全部被用来养殖珍珠蚌。密密麻麻的毛竹桩一根接一根,远远望去江面上黑压压的一片,大一点的船都无法通行。随着小浞江的繁荣,上下游两岸也开始聚集起工厂、民居、畜禽养殖,生活污水、生产污水全部倾倒了小浞江,加上周边农业灌溉排水,农药中残留的氮氨更加剧了小浞江水质恶化。其间,还发生了一起因工业排污导致的严重水质污染事件,珍珠蚌大批死亡,滔滔江水浊流东流,小浞江碧波不再。

2009年,北仑区政府成立了小浞江水系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,对小浞江河道治理工

程进行总体规划,包括河道生态系统修复、堤岸改造、水系整治、水质保护、休闲娱乐、沿岸绿化等多项工程。“沿岸的印染企业、电镀企业相继关停搬迁,18个村庄生活污水并入管网,上千亩水域的养殖网箱全部拆除,河道进行整体清淤、拓宽,周边232家畜禽养殖户全部搬迁或关停,8.3万平方米复绿复耕。”北仑区水利局有关负责人说,经过三年的整治,到2012年时小浞江两岸各20米范围内已建造起68万平方米的植物缓坡,种植近5万株乔灌木,搭建了8处亲水平台,形成了以河道为主轴,两岸生态相衔接的带状河岸绿化。“水清、岸绿、景美、流畅”的生态休闲区,成为当地居民游憩的亲水绿地。

已年过六旬的高青海如今也成了小浞江上的一名河道巡查员,每天早晚他都会往来巡视水域保洁状况。他说,小浞江已经“死”过一次,绝不能让它再受污染之痛,要把碧波留给子孙后代。 本报记者 梅璎迪

保护好生态也是政绩

——访宁波北仑区区长华伟

“20多年前刚刚建区的北仑,是一个年生产总值3.36亿元,人均生产总值1000多元的农村渔港。今天的北仑已经成长为年生产总值近1000亿元,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5万元,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国际港城新区。能源、石化、钢铁、造纸、汽车和造船六大临港产业为北仑蓄势腾飞注入强劲动力。”华伟区长以数据对比的方式简洁明了地讲述了北仑区的发展历程。

随着北仑区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,环境容量日益逼近极限。2010年北仑区委提出,在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,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。于是,生态产业建设、生态保障提升、清水绿岸行动、蓝色港湾行动、美丽乡村行动等生态文明“十大行动计划”在北仑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和投入强度加以推进。2012年北仑区域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了97%,成功创建浙江省森林城市,通过了省级生态区的现场验收,并跻身全国环保模范城区。

华伟区长说:“在这三年多时间里,我们整治了十大重污染行业,先后关停宁波热电、善高化学、华光不锈钢等一批大企业,宁可每年牺牲30亿工业产值也要强势淘汰落后产能,对高能耗、高污染的项目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。同时,我们承诺每一年新增财力的80%用于民生实事工程。发展好经济是政绩,保护好生态也是政绩。百姓幸福感的上升不是GDP数字可以简单体现的。要粗放的GDP还是要生态,考验着我们领导班子的“良心”。

“北仑有山有海更有着丰富的负氧离子,我们不仅要打造生态港城,还要推进休闲旅游产业。”华伟区长说:“环境优美的北仑应成为上海的后花园,是今后上海人民休闲旅游、养生养老的又一目的地。同时,北仑港作为全球第四大港,要积极参与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,两地定位互补,以“组合拳”的优势,共同开拓国际航运业的新天地。 本报记者 徐利刚 梅璎迪

百姓故事 百姓梦

“老花农”与“老学究”



■ 沃绵康(右)与朱平一起切磋园艺 张龙 摄

的小散户成为北仑最大的杜鹃种植户。不过光环背后的沃绵康常常担心自己学历不高、技术不精,在杜鹃新品种培育上始终无法领先一步。恰在此时,从江西省农科院派到北仑分院来工作的朱平出现在沃绵康的视线中。科班出身的朱平不仅拥有长年植物育种的科研经历,时值而立之年的他也正想放手大干一场。“我有北仑最大的种植基地,朱平有省级农科院的精湛技术,我们两人几乎是一拍即合。”

2004年,朱平正式受沃绵康之邀担任技术指导,并帮助他解决不少栽培难题。一盆3年生的单色杜鹃多头嫁接后可变成10多种花色的多色杜鹃,一下子在市场上“脱颖而出”。

时隔一年,宁波推出重点农业科技攻关项目——杜鹃花高效栽培。朱平主动找到了沃绵康,提出两人联合申报的想法。“我一个初中生,字都写不全,更别说写申报材料了。”沃绵康说,这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,没想到和“知识分子”联手后竟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。

沃绵康和朱平,一个种花二十多年的“老花农”,一个十多年专业栽培育种的“老学究”,在2011年决定将联手进行到底。他们共同创办了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限公司,沃绵康任总经理兼法人代表,朱平担任技术总监。创办2年来,公司培育的杜鹃新品种不计其数,其中仅国家林业局批准认可的新品种就多达5个。

如今,两人在小浞江沿岸承包下105亩土地,一个华东地区最大的杜鹃精品园正从纸端跃入现实。 本报记者 梅璎迪

采访札记>>>

北仑养花人

◆ 徐利刚

北仑,这个生态港城的生态农业的发展令人惊奇。人们传统印象中作为东方大港、工业城市的北仑,如今不仅有四季瓜果,还有五朵金花:杜鹃、玫瑰、牡丹、樱花、梅花。

于是,我们去了丽盛玫瑰庄园,70后的女主人黄燕波竟然是上海媳妇。她原是上海起重机的工人,后来在柳营路经营灯具生意。几年前,她把灯具生意交给了先生打理,自己回到家乡种起玫瑰。起因很简单,“我先生不够浪漫,从没有送我玫瑰,他

不送,我就自己种。”说着,她笑得很得意。

北仑的生态花卉产业在河头村体现得最明显,樱花道、香樟道等,就是村里的路名。46岁的村支书石志德早年摆弄花草,成了村里发家致富的带头人,现在全村一半多的家庭都是生态花草种植大户,全村2000多人,在杭州和常州的花卉市场的就有500多人。石支书开心地说:“现在各地都注重生态文明建设,我们的生态花卉生意越来越好!”